

湘水文丛

小说集

汤子文 著

官圈



青海人民出版社

官圈

汤子文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官箴/汤子文著.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3.5

(湘水文丛)

ISBN 7-225-02331-4

I.官… II.汤… III.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5200 号

出 版	青海人民出版社(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发 行	青海人民出版社
印 刷	湖南地质调查研究院彩印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12
字 数	280 万
版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书 号	ISBN 7-225-02331-4/I·444
定 价	全套 22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湘水悠悠(总序)

王蒙

我从长沙乘车去湘潭。

湖湘大地满目葱茏,生机盎然。

天空,细雨绵绵,但太阳一直很红。雨中的太阳真美!

一代伟人毛泽东出生在湘潭韶山,因而牵来了全世界多少人仰慕而又热切的目光。

我此行未到韶山。车子穿过湘潭时细雨忽然变成倾盆大雨,我们只好直奔崀山。留下难言的遗憾。

但过湘潭大桥时却有幸见到了湖南的母亲河——湘江。大雨中,她是那样宽阔、平稳、深沉。这使我不由想起伟大诗人屈原,他曾在湘江岸边留下深深足印。

也许是一个晚霞满天的夏日傍晚,也许是个朝阳红透的冬晨,“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屈原终于在与权贵和世俗的抗争中,悲愤而无奈地怀石沉入了湘江的支流——汨罗江。从此他那高洁的灵魂,浪漫不羁的文风,忧国忧民的情怀便润泽了湘江,使她如一本博大精深的著作,读之难透,令人着迷。百年之

后，贾谊在权贵的不容中，来到了湖南，他伫立江岸，思绪万千，仿若与屈子魂灵交谈，“造托湘江兮，敬吊先生”。以后又有杜甫、王昌龄、刘禹锡、柳宗元、周敦颐、朱熹……相继而来，他们的足迹更为湖湘大地增添了丰厚的文化底蕴，从此这里人杰地灵，人才辈出。曾国藩、王闿运、王船山、齐白石，乃至沈从文、周立波、丁玲等湘籍名人如群星灿烂，光华夺目。

也许是太多文化英灵的佑护，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文学湘军以湖湘文化独到的视角，出现在中国文坛，开创了独特的“湘军现象”。

前不久，湘潭作协邹联安送来一套《湘水文丛》书稿，应该说，这些作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追求创新，各有所长，我在阅读的愉悦中受益。这些五彩纷呈的作品将我带到辽阔而深沉的湘江畅游了一番。

散文集《跟着小河走》的作者孙南雄，其丰富的人生经历为他从事文学创作提供了取之不竭的素材。他虽在湘西历经坎坷，但那块贫穷的土地和纯朴的人民，给了他对生活的信念。他的散文信笔挥洒，不浮不夸，不雕不琢，不故作豪言壮语，不涂抹大红大绿，靠的是独到的艺术构思和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可以说是触摸到了散文真谛。

《爱的疼痛》的作者邹联安，出身湘西龙山，是大自然的儿子，是被激情所簇拥的作家。他的诗与心灵汇融，与大自然呼应。他以“不安的灵魂”，“站在现实与未来的天际/俯看人性的伟大与脆弱/纵火焚烧激情和思想/让自己比正常人享受着更多的痛苦与欢乐”。其诗感悟深刻，哲理丰富，思辨色彩浓郁，把亲情、爱情、友情和人性写得淋漓尽致。

赵志超的散文集《飞越重霄》或寄情山水，或讴歌人物，或议论时政，于平淡中透出力量和激情，催人奋进。

冰静的杂文《爱情心得》，敢爱敢恨，真爱真恨，那是缘于对我们民族深深的爱而衍生出来的。于是，便叫人跟着他一起去爱去恨了。

从曹青的诗集《我们这个时代的爱》中，我感受到柔情的飘逸和类似古典诗词的深幽意境。同时，令我惊叹的是，他又能将这种“阴柔”的情结与日月江河的“阳刚”之气完美融合。

陈爱民的散文诗集《聆听水声》，又使我看到了农舍里袅袅升起的炊烟，听到了牧童踏着夕阳归去的歌声，给人一种清泉流淌着的静谧和安详。曹振怡的散文集《清风集》，为读者奉献了一壶清茶，沁人心脾。秦小珊的文集《太阳·小雨》用朝圣者的心灵追求至真、至纯、至美的人间真情。汤子文的小说集，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令人流连忘返。龚德明的文集，无论散文、小说，还是随笔、杂文都颇为精彩。欧阳伟的诗集关注社会、人生，激情充沛，具有较强现代色彩。这些作者大都各有建树和特点，在此不再详叙。

最后，我还想从散文的角度谈谈真情实感的问题。这是读了这套文丛后，我很想谈的一个问题。我在读这些文章时发现，凡是最感人之处，大多是写人物的，尤其是写自己的亲人或其他最亲近的人的那些篇章。这些散文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通过对日常琐事的记叙，用类似絮语般亲切的文字表达出来的。虽然文章中叙述多于描写，但因为十分精彩的细节，让人过目不忘，浮想联翩。在这里，细节就是作家寄托情感的载体，细节注入了情感，文章就变活了，变亲了，变重了。我们知道散文作家写散文，总是把散文当作传达自我的途径，来进行心灵的曝光。灵魂曝光不是庸俗的扬才露己，或自轻自贱邀人之怜。也不是为他人、为教化、为载道，而是为了自己，为了抚慰灵魂而敞开心扉。总是听不少人说，写散文是有感而发。我以为，有感则是容易做到的，真正难得的是“情”，有情而发才是写出好散文的重要途径。从感到情，还需走

一段很长的历程。从感到情,实际上是作家自我审视的过程,为灵魂寻找安顿处所的过程。其终极目的,是安慰自己。

袁红

2003年1月9日于柳庄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秘书长、一级作家。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创作室主任。)

目 录

湘水悠悠(总序)	王宗仁
----------------	-----

第一辑

羊皮包	3
罪 孽	20
官 圈	90
怪 客	104
千古峰绝唱	144
乞丐的寿礼	152
横 祸	167
失踪的新娘	199
逃向沙漠的囚犯	227
绿岛沉沉夜	264
“虎”死囚笼	305
沉 尸	314
末 日	346
海上黑石城	378

第二辑

放 生	407
-----------	-----

晶晶眼里掠过云翳.....	416
和解.....	419
荒唐的情书.....	423
爱的遗嘱.....	425
招聘考试.....	427
少犯琐记.....	429
评论:写来笔下处处奇,鸣尽心中无限悲	443
后记:懒的苦果	453

第

一

辑

羊皮包

—

一条消息在古集镇不胫而走：拾破烂的跛脚老头吴满爹捡到了价值连城的羊皮包，一跃而变成富翁！

据说带来这条消息的是在县城教书的小学老师柯先智。柯老师也是古集镇人，教了十几年民办小学，三年前到师范进修，转公办后分在县城里，为人诚挚厚道，一向受乡亲们爱戴，他传出的消息人们不得不信。虽然柯老师无意中向哥嫂们透露这件事时，曾再三叮嘱不要外传，不知为何，暗暗地，这消息还是传开了。甚至后来有人正面问柯先智，柯摇头否认说不知道，人们还是信其有，而不信其无，并且把这消息扩散得越来越广。因为一个是吴满爹，一个是羊皮包，这人和这物，人们的兴趣太浓了。

先说这羊皮包。

它原是古集镇上解放前头号富商赖金山的传家之宝。赖家祖先曾是主管国库的清廷重臣，颇受“老佛爷”慈禧太后的垂爱，家藏之物自然无奇不有。到赖金山手里，财产散失了许多，但他是这一带有

名的山货商和珠宝商，仍不失为古集镇之首富。“大船烂了有三百斤钉”，家藏的古物也还有不少。盛满珍奇珠宝的羊皮包，就是其中之一。

解放后赖金山被划为资本家。抄没家产时，什么都被搜出，就是不见那羊皮包。据说那羊皮包乃名贵羚羊皮精制而成，黑褐色，只两个巴掌大，体积小得很，自然是老顽固藏起来了。想顽固不交么？吊起来用竹码根抽。抽个皮开肉绽也不交，横竖讲没有。没法，把他关在柴屋里。

赖财主有个管家叫何狗屎。此人狡诈阴毒，明里是人，暗中作鬼。他半夜里越窗进入柴屋，和赖财主来了个“单刀赴会”。他先是甜言蜜语哄骗主人，说羊皮包与其落到穷鬼们手里，不如赶快交给我，我连夜给你送到他乡藏起来，等你大难过后再交还你。谁知赖财主像识破了他的诡计似的，同样摇头说没有，从来没什么羊皮包狗皮包。何狗屎见软的不成，急了，扑过去一把卡住赖金山的脖子，恶狠狠骂道：“我亲眼见过的，你也说没有？交不交？不交卡死你！”

赖财主见昔日点头哈腰的忠实走狗竟变得如此无情无义，气得虽然说不出话，却用脚使劲地踢他，而且踢他要害的那部位。何狗屎这部位本就有个说不出的隐衷，你却偏往这地方踢，两手一使劲，竟把赖财主给卡死了。

后来此事被人发觉。羊皮包再无从查找，何狗屎也被抓起来扔进大牢。何狗屎本就是阳气不足的家伙，坐牢不到三个月就发牢瘟死了，丢下个可怜的嫩老婆荷花妹肚里还怀着六个月的身孕呢。

荷花妹生下了一个儿子后也害产后风死了。

羊皮包成了千古之谜。

二

风传吴满爹捡得羊皮包的事，真真假假，传的说得真，问当事人

却说假,反正没个定论,更没有人见过,传了一阵子,也就渐渐平息了。

很少有人再去关心此事。

只有镇东头吊脚楼小木屋里的午蛇皮夫妇俩仍为此事睡不着觉。

这个午蛇皮不是别人,就是财迷心何狗屎的儿子,即可怜的荷花妹那年那月那日午时所生下的那个使母亲得产后风的婴儿。但同时,他又是吴满爹的义子。

当年,吴满爹是赖财主家的长工,年纪轻轻,尚未婚娶,生一副侠肝义胆。荷花妹本是赖家的女佣,与吴满爹这些长工同根同命相处甚好,是赖金山作主才成了何狗屎的老婆。何狗屎一死,荷花妹中了产后风,才出世的婴儿面临死路一条,是吴满爹冒着“阶级立场不稳”的风险一手抱过来,收为义子。为拉扯这个儿子长大,吴满爹一生再未婚配。先是他小时候病痛较多,百日咳,天花,肺炎,肝炎,疳积一茬接一茬,搞得吴满爹焦头烂额,为筹医疗费把口粮卖了衣服卖了家具卖了就剩一幢勉强栖身的空空小木屋没卖,为给他采药爬山越岭上险峰攀绝壁和老虎打过架,与蟒蛇交过锋,最后被摔断了一条腿成了跛子。除了病多,这家伙从小就特别顽皮,淘气,爱闯祸,好吃懒做,十几岁就被人取了个绰号“午蛇皮”。蛇皮,就是懒,油,刁滑的意思。

凭心而论,尽管吴满爹为拉扯这个儿子弄得家干业尽穷困万般,还断了一条腿,但由于他为人厚道心肠好,还是有女人愿意嫁给他的。但吴满爹竟然怕碰个坏女人会亏待这个心肝宝贝的儿子而最终放弃,情愿打了一辈子单身。当然,这中间也有怕善良女人跟着他受苦受难受委屈的考虑,除了儿子刁蛮懒惰,除了家境贫寒,在那个阶级斗争政治旋涡一个接一个的年代,他还因为收养了这个儿子没少受过批斗,此类旧事就不必一一叙述了。

按理,像吴满爹这样一个没有文化的普通农民,倾注着全部心

血，含辛茹苦地把一个儿子拉扯大，他应该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属于“善有善报”了。

然而，不。午蛇皮长大后，就开始嫌家穷，嫌老子没地位，没本事，动不动和吴满爹顶撞，丝毫没有知恩图报的意思。

到了找对象结婚的年龄，午蛇皮见一个个年纪和他相似的青年都风风光光地把漂亮的新娘子迎进了家门，而他，却连做媒的人都没有。有一次赶集，他相中了邻村水灵灵的一个细妹子，心旌一动，便凑过去调口味。口味调得大胆而蹩脚：他一把拉住细妹子的手，嬉皮笑脸地道：“细妹子，你认识我吗？我是县公安局长的崽，你嫁给我能保你一辈子平安无事，还有享不尽的大富大贵，出门坐小汽车，餐餐吃肉！”如此唐突狂言，细妹子满脸通红，羞得连话也说不出。午蛇皮以为对方心动，进一步道：“不作声？默认就等于同意。不好意思？没什么不好意思的，走，咱们到林子里聊聊去！”说着拖起细妹子就走。

细妹子惊魂已定，扬起手就是一巴掌，骂道：“我当然认识你，你就是吊脚楼木屋子里的午蛇皮！好吃懒做，连饭都没有吃，谁愿意嫁给你？呸，还有脸冒充公安局局长的儿子，看整不整死你！”接着大声叫“抓流氓呀！抓骗子呀！”那是阶级斗争年代，喊抓人都动手，顿时围上一群人，将他扭送派出所，扭的，看的，统统都骂他“不要脸，穷得滴血也想讨堂客，一辈子别想！”

在派出所关了三天放出来，他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场自找的羞辱都发泄在老爹身上，摔坛子砸椅子，只问老爹为什么这样穷，为什么还住这样的破木屋，为什么如此没脸面，最后竟质问老子为什么收养他，让他当时就死去不更好？气得吴满爹用颤抖着的手给了他一巴掌。

他在老子面前毫不示弱，连踢老子三脚，把吴满爹踢了个仰面朝天，然后骂骂咧咧地跑了，离家出走了。

千没想到万没料到，半年后他回来了，带了一个像貌并不丑陋

的未婚妻名鸽子。据说是在流浪中有救命之恩的“难友”。吴满爹见儿子终于有了一门亲事，传宗接代有望了，自己的心病也可了结了，便不管这女人的来历如何，也不计忤逆子连踢他三脚的怨恨，高兴地把小木屋修了修，为他们办了这场婚事。

谁知，这只鸽子可不像她的名字这般美好，而是一只地地道道的老鹰或母夜叉。她对家翁吴满爹的凶狠刻薄远远超过了午蛇皮。吃饭不与老人同桌，老人常吃的是他们的剩饭剩菜，特别是有了儿子来来以后，她竟挑起来来去对付和惩罚公公。而对外人，她却又凭自己这张巧嘴把自己打扮得孝心百倍，搞得不知内情的人还讲吴满爹命好。老人有苦说不出，只好打断牙齿往肚里吞。

光阴似箭，到了来来又是找对象结婚的年龄，吴满爹已是七十老人。他们的房子，由于无力更新，还是那吊脚楼小木屋。这几年，农村经济改革，大多农户都建了砖混新房，午蛇皮还是午蛇皮，成年游游荡荡，懒如秋蛇，当然建不起。渐渐地，他们的小木屋显和格外寒酸了。而就是这寒酸的小木屋，他们也住得很拥挤，吴满爹的床铺只好搭在一间破烂的小阁楼上，冬不防寒，夏不避暑，下起雨来连被子都“的嗒”，只好拿块塑料布盖在房顶上。

现在来来要结婚，总得要有间新房。修新房的“扩建”计划中，竟把吴满爹的一席之地小阁楼也“扩”掉了。

“老爹，”鸽子两夫妻找老人郑重“商量”：“现在改革开放，遍地是黄金，丢下的废品拾起来都是宝，你没见过电视里破烂王吗，成了百万富翁呢。你老人家一生勤劳苦干，有口皆碑，现在还是去发挥余热吧。县城里现捡现卖，卖得的钱租间房子，你的辛苦钱我们分文不取……”

吴满爹就这样被软硬兼施地赶出了吊脚楼，到县城里一跛一跛地当起了“破烂王”。

至今已三个春秋。

三年来，午蛇皮夫妇俩从来没有想到要去找一找，见一见，或关

心关心自己的父亲，若再提起，就是一句话：“这老废物不晓得死了没有？”很显然，他们是盼老头子快点死的，死在外面，省得一副棺木，不要他们花费半文钱。

然而，时至今日，他竟没死，反而捡得一个羊皮包，发了大财，这当然就令他们睡不着觉了。

三

首先，他们反复琢磨了这条消息的准确性。

“这事儿千真万确吗？”鸽子问她丈夫。

午蛇皮答：“事出有因。几十年了，没听说有人捡到羊皮包，为什么单单说现在捡到了？肯定是真的捡到了。我琢磨，八成是那年赖财主事先把羊皮包转移了，埋在县城的一个什么地方，或寄在某个亲戚朋友家，藏在夹墙里地窖里什么的，几十年人事变迁，当事人都死了，现在大搞基建改造旧城，用炸药炸，用推土机铲，还不都当垃圾搬走了，活该老爹走运，偏偏碰上了。这也许是老天有眼，当年赖财主剥削劳工欠老爹的太多了，现在要给点补偿。你说对不对？”

鸽子说：“如果真是补偿的话，我看该补偿给我们才对。你的亲爹何狗屎不是为这个羊皮包送了命吗？”

“你说得对，”午蛇皮说，“即使是养父捡了，我们也要搞到手，因为归根结底，这羊皮包应当是赖财主赔偿给我们的。”

鸽子是个粗中有细的精明女人，她说：“要把羊皮包搞到手有很多办法，现在的问题是，不要把心血费尽了一场空，什么也没捞着。我看明儿个你去县城打听打听，看柯老师这消息有什么来头，你爹现在在哪里，如能找着他，探听探听虚实。探听明白了再作进一步的商议，我就不相信这羊皮包搞不到手！”

“好吧，我明天就进城去找柯先智，说要接爹回家过年。”

“蠢宝！”鸽子捅了丈夫一拳，“哪能这么急？要是他没有羊皮包